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一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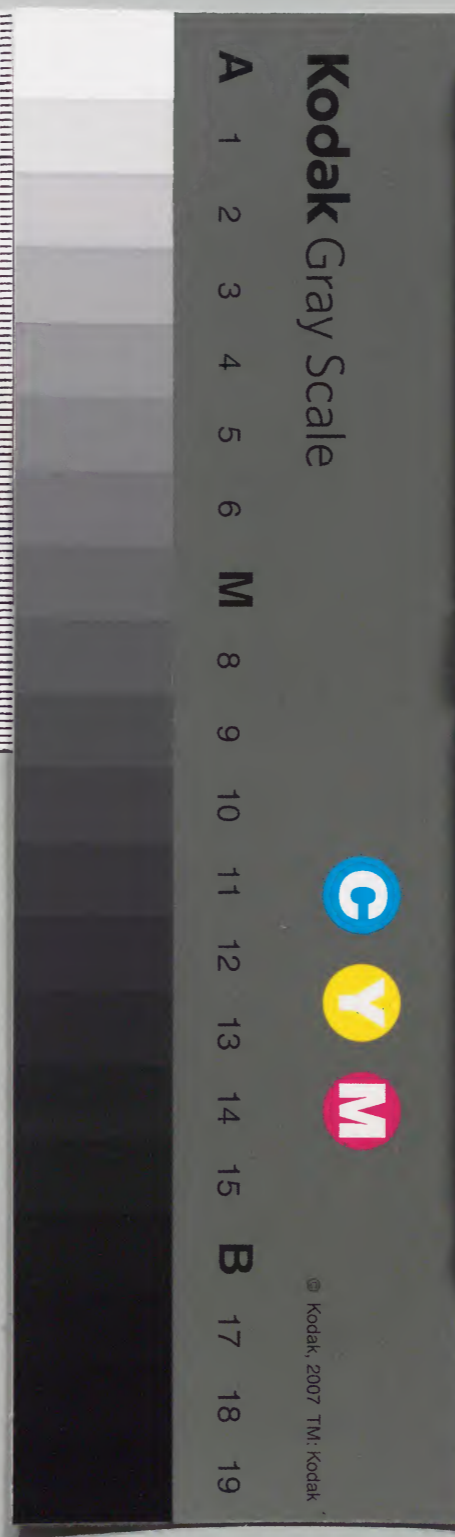
太祖代周  
收大權  
平荆湖  
平蜀  
平南漢  
平江南  
太祖建隆以來備改  
礼樂議



三五  
五〇九四  
二〇  
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94
冊數	20 ( 1 )
函號	285 47

285-47



康熙十八年重刻

太史張天

論正

# 宋元通鑑紀事本末

翻板必究

本館藏板

宋元紀事本末敘

讀史至宋跋乎傷之代俾

漢唐而文出蒙古其書葛

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

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載

宋元史

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  
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  
通鑑出入陳氏旁撫曲証  
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  
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  
書剪裁繁陋別韓老同傳  
之非去琬琰濫收之謬然  
後大采遺文博蒐典故斷  
以已意成一制作而家鮮  
倉乘畋漁無術訪求幾載

宋元餘  
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  
十數巽巖真本尚歎未見  
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  
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  
俱從姑舍豈冕旒當

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  
謙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  
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  
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  
舉且暮可遇乃積久無聞

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  
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  
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  
從二家寄以論難彌綸目  
前綱紀有待不敢卽爲建  
安續也宋治懦弱文繁實  
少元臣譏之隆替畧備顧  
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  
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  
室柔睦內治旣修兼以外

攘天保采薇宜克永世而  
駐驛一南國祚竟覆論者  
咸咎熙寧變法宣和極亂  
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  
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  
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  
可爲岳韓劉吳百戰百克  
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  
唐肅代者爲之南面任使  
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

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捷  
肥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  
構旣無良檜尤凶醜君臣  
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旣盡  
不復生神州旣棄不復還  
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  
寧宗無能而韓侂胄主戰  
馴至理宗政繇史賈桑桑  
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  
胡元主夏草昧不寧英宗

之弒秦定之篡明寧之殂  
順帝之立國皆可亡必緩  
及至正勝廣始起秦皇厭  
勝唐明祝天 真人將降  
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  
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  
明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  
百年數窮無俟紂惡之熟  
也閒居尚論紀志表傳各  
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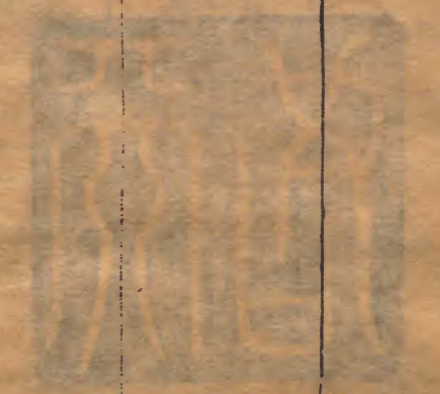


煙嘗念神器襁褓雛鼠難  
竊胡歡漢悲憾深曷喪逆  
取順守道固多途大抵開  
闢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  
逸羣賢之勞盡莫救一夫  
之頑讒古今盡然不獨兩  
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  
夷於石晉鞞韃地廣秦隋  
而曆短於拓拔中國之所  
以失卽 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卽中國之所  
以得也周書戒王殷監不  
遠漢臣進規引秦爲喻人  
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卽宋  
元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  
金鏡禦不若乎

婁東張溥題





美東張氏藏

金龜集不詳年

凡例

一先叔父西銘公生啓禎間以文章氣誼  
 一奔走天下歲辛未成進士選庶常請告  
 里居覃精稽古丹黃鈎貫寒暑無間時  
 黨論煩興謠詠肆起要人乘幾殆欲一  
 徑盡之先庶常置諸度外惟以著述自  
 娛十年之間幾於充棟崇禎末撫按交  
 章表白朝廷感動思欲重用惜已去世

特詔徵進遺書脩乙夜觀覽雖徑濟未  
見之施為而立言堪垂於不朽

昇草以浚門戶中衰板帙散失聞升私心

痛之用是不揣固陋裒集殘缺漸次授  
梓公諸天下後世以表前人之志云

一先庶常貫穿博綜徑緯史源流炳然  
故於徑則有十三經註疏大全合纂於  
史則有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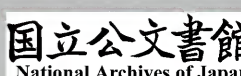
考核論正蓋國之有史之有通鑑通  
鑑之有紀事缺一不可國史因人通鑑  
因年本末因事人非紀傳不顯年非通  
鑑不序事非本末不明袁機仲先生所  
著與司馬氏同功先庶常序之詳矣乃  
宋元諸史未有折衷北海高安勉因舊  
文分代次事先庶常詳為較訂庶幾今  
古得有全書而刊板向在浙中兵燹之

餘蕩為灰燼讀史者攬全史而失宋元  
不無遺憾聞升搜輯原本授之剞劂庶  
無負先庶常嘉惠後學之志云爾

一胡致堂先生讀史管見發明正論為史  
學指南今藏書家止有慎獨齋小板先  
庶常編年標目特刊善本藏板崑山李  
氏四十年來已多缺失聞升構歸補輯

原本始全覃心讀史者庶幾有同好乎

一先庶常纂集評定諸編有禮書樂書尚  
書合纂易經合纂詩經合纂四書合纂  
歷代名臣奏議漢魏百名家歷代文典  
文乘古文五刪南史莊子列女傳今所  
存鏤板止奏議尚書現在校修行世耳  
其餘不可復問矣升念別書之存亡所  
關差緩至禮樂兩書辨明度数考訂音  
容小之修身養性大之治國平天下何



可斯須去者乃可聽其散逸乎升今將  
宋儒陳氏禮書樂書及明鄭世子所著  
樂書徑庶常所叅核考正者悉遵原本  
次第梓行以表先庶常耽精禮樂之意  
云

一先庶常所著書有七錄齋前集後集春  
秋三書史論一編二編俱徑鏤板行世  
今諸刻具在獨春秋三書板已散失升

念先庶常羽翼聖經為功最大其分列  
國以立論則君相之得失昭然合四傳  
以考中則諸家之是非燦列廿年讀書  
稽古之力大約於是書見其苦心升近  
多方構求始獲原稿茲即鳩工梓以行  
世

一先庶常兄弟十人而先君齒長首以經  
史之學相切劘故庶常終身師事惜積

學不遇晚年著時政議要諸書先庶常  
一 叅訂授梓第其中今昔有殊尚須考訂  
嗣出問世謹先附識於此

姪聞升謹識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太祖代周

第二卷

收兵權

第三卷

平荆湖

第四卷

平蜀

第五卷

平南漢

第六卷

平江南

第七卷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第八卷

禮樂議

第九卷

治河

第十卷

金匱之盟

第十一卷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第十二卷

平北漢

第十三卷

契丹和戰



第十四卷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第十五卷

交州之變

第十六卷

蜀盜之平

第十七卷

太宗致治

第十八卷

營田之議

第十九卷

至道建儲

第二十卷

咸平諸臣言時務

第二十一卷

契丹盟好

第二十二卷

天書封祀

第二十三卷

丁謂之姦

第二十四卷

明肅莊懿之事

第二十五卷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第二十六卷

天聖災議

第二十七卷

茶鹽權罷

第二十八卷

正雅樂

第二十九卷

慶曆黨議

第三十卷

夏元昊拒命

第三十一卷

儂智高

第三十二卷

貝州卒亂 王則

第三十三卷

浚六塔二股河

第三十四卷

英宗之立

第三十五卷

刺義勇

第三十六卷

濮議

第三十七卷

王安石變法

第三十八卷

學校科舉之制

第三十九卷

元豐官制

第四十卷

西夏用兵

第四十一卷

熙河之役

第四十二卷

瀘夷

第四十三卷

元祐更化

第四十四卷

宣仁之誣

第四十五卷

洛蜀黨議

第四十六卷

紹述

第四十七卷

孟后廢復

第四十八卷

建中初政

第四十九卷

蔡京擅國

第五十卷

花石綱之役

第五十一卷

道教之崇

第五十二卷

金滅遼

第五十三卷

復燕雲

第五十四卷

方臘之亂

宋江附

第五十五卷

羣姦之竄

第五十六卷

金人入寇

第五十七卷

二帝北狩

第五十八卷

張邦昌僭逆

第五十九卷

高宗嗣統

第六十卷

李綱輔政

第六十一卷

宗澤守汴

第六十二卷

兩河中原之陷

第六十三卷

南遷定都

第六十四卷

金人渡江南侵

第六十五卷

苗劉之變

第六十六卷

平羣盜

第六十七卷

金人立劉豫

第六十八卷

張浚經畧關陝

第六十九卷

吳玠兄弟保蜀

第七十卷

岳飛恢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第七十一卷

順昌柘臯之捷

第七十二卷

秦檜主和

檜死附

第七十三卷

金亮之惡

第七十四卷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第七十五卷

建延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第七十六卷

孝宗之立

第七十七卷

隆興和議

第七十八卷

孝宗朝廷議

第七十九卷

陳亮恢復之議

第八十卷

道學崇誅

第八十一卷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不寧宗廟議陵議

第八十二卷

韓侂胄專政

第八十三卷

北伐更盟

第八十四卷

吳曦之叛

第八十五卷

蒙古侵金



第八十六卷

金好之絕

第八十七卷

李全之亂

第八十八卷

史彌遠廢立

第八十九卷

金河北山東之沒

第九十卷

蒙古取汴

第九十一卷

會蒙古兵滅金

第九十二卷

三京之復

第九十三卷

蒙古連兵

第九十四卷

余玠守蜀

第九十五卷

真魏諸賢用罷

第九十六卷

史嵩之起復

第九十七卷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第九十八卷

公田之置

第九十九卷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定宗 憲宗世祖

第一百卷

蒙古立國之制

第一百一卷

北方諸儒之學

第一百二卷

蒙古南侵

第一百三卷

郝經之留

第一百四卷

李璿之納

第一百五卷

賈似道要君

第一百六卷

蒙古陷襄陽

第一百七卷

元伯顏入臨安

第一百八卷

二王之立

第一百九卷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終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李璣之納

第一百五卷

賈似道夏君

第一百六卷

蒙古陷襄陽

文懋之孫

第一百六卷

二王之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侄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校慕容延釗將

趙匡胤率兵  
禦契丹至陳  
橋而將士立  
爲天子

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  
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  
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  
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  
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  
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  
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  
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  
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  
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  
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  
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卧欠伸徐  
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  
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  
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  
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  
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  
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

韓通帥兵舉義王彥昇害之

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大軍所迫一日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

王溥范質拜趙匡胤陶穀出禪詔于袖中即帝位

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通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戊帝涿郡人四世祖眇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

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伏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 乙卯帝以其弟匡

李筠起兵拒  
宋守節泣諫  
不聽

筠不從問丘  
仲卿之策而  
敗

義為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立四親廟尊高祖眇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  
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  
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  
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  
孟夏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  
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  
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  
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  
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  
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  
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  
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  
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  
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  
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  
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  
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



北漢盧贇與  
筠謀不協

帝親征筠殺  
盧贇筠赴火  
死

衛融請死帝  
釋以為卿

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  
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  
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贇  
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  
南向北漢主聞贇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  
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  
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  
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  
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  
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於  
澤州南殺盧贇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  
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  
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  
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  
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  
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  
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  
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

李仲進據揚州起兵帝使翟守珣為間以緩其謀

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

趙普勸帝親征重進盡室自焚

春秋諡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橐馳兒多智畧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黃袍旣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已力起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嘗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閻丘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筠違其言徒恃儋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爲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于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

敗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王瑞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論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

劉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公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大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

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  
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  
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  
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  
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  
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  
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  
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  
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  
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  
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  
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  
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  
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  
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  
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

晉諫直符  
卿典禁兵

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仍以文臣知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叅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詔設通判於諸州節度使之權始輕

初置諸路轉運使財利盡歸于上

四道兵入禁衛

詔諸州決大刑付刑部詳覆

趙普薦辛仲甫為四川兵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



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

帝注意命將

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  
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  
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備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  
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

車恩結李漢  
超董遵誨

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  
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  
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  
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  
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  
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贖汝勿  
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  
修政理吏民愛之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  
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  
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  
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  
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

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爲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張溥曰：收兵之謀發于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

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  
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  
吏事。藝祖赤心。既同蕭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  
故人之雅。不爲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爲快。  
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  
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  
無備。賈昌朝于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  
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蒿目若此。豈  
開基聖主。當日不爲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  
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  
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寧爲東遷。  
貶德哉。南渡賊檜。爲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  
三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  
盜者矣。

益者矣

三大隊人。時盡外兵。辭。州南。第。限。又。開。門。出。頭。謝。若。南。對。娘。餅。會。金。人。又。問。辭。英。回。之。策。百。去。兵。未。出。與。堂。師。也。亦。谷。知。軍。為。東。選。手。保。樂。變。父。王。責。知。輝。保。益。用。萬。手。景。師。前。於。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姪聞升

婁東張

溥論正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

高保權立張  
又表殺廖簡  
據潭州保權  
水援於宋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十一、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  
冲嗣。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  
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  
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  
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  
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  
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  
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  
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  
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  
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  
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  
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  
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  
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  
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暇引

太祖命慕容  
延釗假道於  
高繼冲以討  
又表文表先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  
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二

尚楊師璠所  
誅李處耘即  
嗣繼冲來降

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齎而食之  
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  
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  
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  
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  
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  
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  
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  
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  
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工師已  
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  
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  
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  
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  
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  
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  
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  
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

通鑑克朗州  
殺張從富遂  
獲保權湖南  
悉平

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  
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  
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  
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  
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  
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  
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湖南辰州在唐分爲錦溪  
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  
寇抄帝旣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  
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  
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  
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  
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猿猱又選親技二十人分使  
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  
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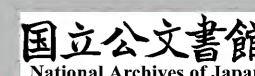
張溥曰湖南周行逢荆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  
唇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  
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



廷是時北觀荆渚。高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冲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即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荆南。繼冲無能開門納土。直掇拾耳。荆南既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為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勗之世。即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為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終 宗及嗣文 滅梁定蜀 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魏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

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勛皆高從誨子兄

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勛死繼冲立叢雖成矣

文表之亂須臾即終不容宋力然大兵壓境危

之勢猶蕭班與王命精突土直撥拾耳荆南既

精亦未下審即並亦李贖寒將共憲之劫

其之身而謂之官率舊四州宋善為國宗宗然

初風文表及蕭班其年舉叛魏高尉寅飲尉

將也於昔謂好宋謂班下二無精蕭亦發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

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分

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

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

孟昶不聽母  
言而使王昭  
遠韓保正主  
兵

李昊請蜀主  
通職貢于宋  
昭遠止之

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  
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  
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于  
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  
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  
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  
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  
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  
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  
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  
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  
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  
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  
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  
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斌爲都監將  
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  
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  
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

昭遠聽張廷  
偉言約北漢  
舉兵帝乃命  
王全斌等分  
道伐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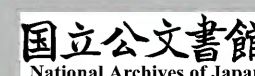
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建門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

帝先定水陸伐蜀之策以授光義

高彥儔敗  
以禮葬之  
光義

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  
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  
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  
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  
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  
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  
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  
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  
以濟蜀人見之棄塞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  
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眾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  
至漢源劔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  
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  
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施開  
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  
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  
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

克蜀之兵惟  
曹彬秋毫無  
犯



蜀主命李昊  
草表降宋

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劔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氊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

全斌等縱兵  
掠蜀彬屢請  
旋師不從

全師雄憤朱  
光緒而叛高  
彥暉戰死

蜀主景至汴  
封公尋卒母  
李氏亦不食  
薨

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  
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  
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  
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  
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  
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  
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  
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  
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  
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  
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  
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  
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  
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六  
月蜀主景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  
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景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  
屬授官有差景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景母李

帝碎景寶裝  
溺器

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景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景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郾，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眾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眾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眾，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曹翰襲破白  
翰

師雄敗走病  
死賊眾悉平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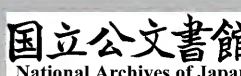
宋兵還全斌等責降彬時優賞

沈義倫入蜀却珍帝用為樞密副使

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仁贍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二

月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義倫為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周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張溥曰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畧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景出



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眾怒復  
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  
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景  
爲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識玄  
喆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眾笑。李昊之  
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死義。然盱衡國勢。主猶  
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  
空嗟離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景母李氏。唐  
莊宗舊嬪也。誨景任彥儔。疎王昭遠輩。景不從。  
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瀝地。嗟彼偷生。  
竟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  
哉。

黃不食扶國... 而... 其... 母... 不... 故... 以... 此... 感... 賦... 詩... 前... 主...

婚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

却之 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

才人盧瓊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遊戲宮中宦至七

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

劉鋹委政于龔澄樞盧瓊

陳延壽勸鋹殺諸王

南漢許彥真族誅

鈔納李託二女委以國政

潘美尹崇珂克南漢郴州

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銀除去諸王，銀以為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內侍監許彥真復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懵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洸口。帝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劔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

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張賜邵廷珪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珪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珪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珪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珪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開寶三年九月張舉兵侵道州

帝令南唐主書諭張稱臣張不遜帝伐之

刺史王繼勳上言張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發帝令南唐主為書諭張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張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

潘美擒斬  
彦柔潘崇  
徽擁眾自保

將潘崇徽銀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徽爲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徽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銀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十一月銀以李承渥爲

美大敗李承渥

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斗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徽以其眾降

宗徹降

岳戰死張出

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泊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泊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灌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卽令人送灌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旣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入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張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柸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

帝釋銀罪而  
斬澄樞托

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  
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  
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  
銀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  
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僚獻  
于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  
銀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  
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  
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銀罪賜  
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  
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辯性絕巧嘗  
以珠結勒鞍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  
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  
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  
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  
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  
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大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  
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



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銀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銀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張溥曰：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又改龔。後劉銀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龔無道爲弟洪熙所弑，晟復殺洪熙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銀能幹蠱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第剪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黃屋，其可久乎？邵廷琄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敦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銀之謂也。潘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闕下，涕沾山河，彼暴同孫皓，慙猶叔寶，羊頭謠應，酣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平江南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  
即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  
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  
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

南唐臣杜著  
薛良獻平南  
策帝斬著配  
良

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覷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旣平楊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遷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爲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唐主景疾卒  
十煜卽位下  
建康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鬪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遺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使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爲名別獻珍玩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曆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

煜好浮屠法  
而忘治國守  
邊

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  
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  
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  
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唐相韓熙載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熙載顯德  
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  
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爲相以惟  
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  
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册立之唐

煜先幸周氏  
後立爲后

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  
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  
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  
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  
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  
吏潛結權幸多爲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  
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  
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  
從于元橘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煜寵任陳喬  
張洎徐遼徐  
遊

煜遣弟從善  
朝貢遂去國  
號貶制度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  
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  
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  
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  
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  
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  
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  
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  
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  
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  
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  
偉度

林仁肇請復  
江北盧絳請  
取吳越煜皆  
不聽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  
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  
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  
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  
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  
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

帝行間計燧  
鳩殺仁肇

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燧求從善歸  
國帝不許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 九月癸亥遣曹

喬洎阻燧入  
朝

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

帝命曹彬等  
伐江南戒勿  
暴掠

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  
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多部署潘美  
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  
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  
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  
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  
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  
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  
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  
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  
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初江南池州人  
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  
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  
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  
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  
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  
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爲右贊善大夫  
及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旣克池州卽用爲知州十

樊若水上言  
江南可取狀  
帝遂造浮梁  
潘美等用以  
渡江

美敗鄭彥華  
杜真

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高唐李雄父  
十八人死義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



者爭道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  
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為慮自於後苑引僧  
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  
樞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  
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  
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  
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  
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  
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立柵旌旗

江南兵敗煜  
殺皇甫繼勳

煜遣徐鉉來  
求緩師帝不  
許

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  
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冬十月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  
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  
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  
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  
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  
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 朱令

彬令王明等  
攝朱令贊

贊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  
 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  
 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  
 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贊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  
 至浣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贊勢促縱火拒  
 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贊金陵獨特  
 此援由是孤城愈感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  
 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  
 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  
 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卽稱愈又明日城陷  
 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  
 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  
 主曰此乃曆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  
 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  
 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  
 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

金陵城陷陳  
喬自經鍾倩  
舉族死之

煜與湯悅等  
赴汴  
彬兵不血刃

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懼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為違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竒之以為太子中允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

曹翰殺胡則  
屠江州

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張溥曰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貢號爲順臣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天子在上可以憐而赦矣亟鼓朝氣務盪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世杜著薛良奔宋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私二心之臣其知懼乎迺樊若水懷憤不第詣汴上書圖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又何嘗一日忘也煜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兼信浮屠法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爾林仁肇忠謀被間皇甫繼勳驕貴握兵用舍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乖方噬臍何悔李牧誅而趙亡范增死而楚滅  
强大且然况闇弱哉五代風靡置君如奕太祖  
平荆楚取巴蜀俘劉鋹太宗削吳越伐太原其  
臣死事者寥寥也南唐之亡李雄父子戰死鍾  
倩舉族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  
吳猶有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鎮諸州 是月

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  
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  
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太祖欲盡令  
武臣讀書

范質等相坐論之禮遂廢

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貨產真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

詔許不時上章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勸恤小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叅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耻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

帝幸武成王廟去白起配享

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  
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  
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  
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繆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  
官顏贄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以二科取士

一曰經術優深可爲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  
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  
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贄始

置封樁庫以備兵荒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  
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  
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  
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四五百  
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  
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  
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

命中書覆試

減吏員

帝悔誤決一事



帝戒永康公主衣貼繡鋪翠襦

帝減刑罰獨不貸贓吏

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貸

張溥曰藝祖受禪之元年即遣賑諸州分幸太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為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亦旋悔之無傷令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迺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

然歷觀行事。帝皆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安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雎麟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絕徼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芄芃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宜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

聶崇義言禘禮三證

踳

崇義上三禮圖  
尹拙駁正三禮崇義復引經釋之下竇儀裁定

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  
部定十月三日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  
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  
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  
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  
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  
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  
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  
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  
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  
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寢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  
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  
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  
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  
同善為商確尹拙駁正三禮聶從義復引經釋之  
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  
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寢遠圖繪缺然踳

拙崇義陳祭  
玉鼎釜異同  
之說張昭等  
為定議

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  
舊圖良有所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  
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  
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  
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  
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  
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  
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謏鄭玄舊  
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  
琬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  
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  
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  
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  
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  
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  
名位所出今書將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  
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  
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册君取其說為圖

府從通鑑

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  
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譏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譏之紕  
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  
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  
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  
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  
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  
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  
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  
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  
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  
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  
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  
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  
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  
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  
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  
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爲斐

知別本並通說

裸

裸

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裸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卽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

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竇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

藏改樂章  
十二順爲十  
二安

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王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

陶穀等撰定  
祀感生帝之  
樂章

設孟景偽宮  
縣

和岷請求泗  
濱石以充磬  
材

今有司復二  
舞十二案之  
制

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景偽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虞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卽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氍毹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鐃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



峴請名義手  
笛爲拱宸管

峴創新尺定  
律呂

峴議郊廟殿  
庭先奏文舞

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爲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  
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  
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  
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  
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  
又念王朴竇儀素名知樂皆以淪沒因詔和峴討論  
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  
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  
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  
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  
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  
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  
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  
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  
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  
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  
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  
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

十六人皆着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饒鐸雅相金鐃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水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

詔峴作四瑞  
樂章以備登  
歌

播在筦絃薦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四  
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  
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  
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  
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  
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  
舊典今大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  
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  
宮卽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峴請撰采茨  
曲

張溥曰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嗛嗛焉漢  
高祖禱枌榆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  
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綿蕞漢  
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茂聞惟傳制  
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  
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  
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  
義久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竇儀定三禮  
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視漢爲優顧於周官制

作之原。未有睹也。雖然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尚因也。久矣。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韶武。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世。雅音盡矣。沛公謾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并天下。文參南北。至牛弘何妥。新樂既成。專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訾議。悉毀前代金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弑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凌遲命竇儼。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焉。禮樂之盛。而忽亡也。朝廷惡之。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

倫。漢高祖侮慢太公。分羹擁篲。任呂后而殺功。臣寵戚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刺王妃。卒胎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理學。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終



